

白土人

大漠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白土人

大漠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土人 / 大漠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513 - 0200 - 5

I. ①白…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2842 号

白土人

作 者 大 漠

责任编辑 周瑄璞 卢虹竹

装帧设计 绝色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4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200 - 5

定 价 58.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1118

谨

以此书献给
我生活过的土地

——大漠



白土人
高建群
二〇一〇年
林紅點
建群

書寫白土人小故事

書賀大漢先生巨著白土人付梓問立 辛卯康成



弘揚古國大精神

目 录

引 子	(1)
1	(1)
2	(3)
3	(7)
4	(10)
5	(14)
6	(18)
7	(22)
8	(31)
9	(36)
10	(39)
11	(43)
12	(47)
13	(54)
14	(58)
15	(62)
16	(65)
17	(69)
18	(73)
19	(77)
20	(80)
21	(83)
22	(86)
23	(89)
24	(92)
25	(97)
26	(102)
27	(105)
28	(109)

6
4
7

29	(115)
30	(117)
31	(125)
32	(127)
33	(134)
34	(138)
35	(143)
36	(148)
37	(152)
38	(156)
39	(161)
40	(167)
41	(172)
42	(176)
43	(180)
44	(183)
45	(189)
46	(193)
47	(197)
48	(202)
49	(206)
50	(211)
51	(215)
52	(218)
53	(222)
54	(226)
55	(231)
56	(234)
57	(239)
58	(241)
59	(247)
60	(253)
61	(259)

62		(263)
63		(266)
64		(278)
65		(284)
66		(291)
67		(299)
68		(306)
69		(314)
70		(318)
71		(324)
72		(328)
73		(331)
74		(336)
75		(342)
76		(347)
77		(358)
78		(360)
79		(367)
80		(372)
81		(376)
82		(397)
83		(401)
84		(409)
后记		(417)

|| 引 子 ||

大西北渭北旱原原梁沟壑区有一县叫白县,白县的南原有一乡叫水口乡。全乡辖 12 个村民委员会,分别是:白土村、下渠村、峙峪村、西留村、水口村、九田村、吕兴村、大王村等。白土村在水口乡以南,早在北魏盛兴二年(公元 468 年)做过今白县的早期治所,即白土县。白土村以南有个沟沟洼洼叫白洼。白洼生活着一白姓人家,即白氏家族。白氏家族世代单传,以前不得而考,从白喜说开来,白喜单传白晋,可是到了白晋手里,人却旺了起来。

白晋出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小就失去了抽长烟杆的小脚母亲,父子光棍相依为命。

那一年白军抓人,白晋因为单传没有被抓去,后和下渠村的吕凤英结婚,彩礼是十石麦子和十个布(一个布是十丈)。结婚那年白晋 18 岁,吕凤英 17 岁,结婚证还是到太峪乡领的,当时的民政局秘书叫问光头。

白晋和吕凤英结婚后就住在白洼又黑又大又深的窑洞里。这窑洞靠着崖边,远远看去像个倒立的二次函数曲线;窑洞有二层楼房高,有三间平房深,窑洞东西走向;窑里头西南角有一口径七八十厘米的地下坑道,坑道有三十多米深,可以通往清凉沟,倘若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家人便躲藏在里面。窑洞这么大,早期白县城收租的人放租子,所以人称“窑家”。

白晋生的孩子多,白春花(女)、白秉乾(男)、白秉坤(男)、白秉轩(男)、白秉宇(男)、白桦林(男)。

白晋在马连头修了一口地坑庄子,连同碾麦场占地一亩五分。他一口气在深六丈的土崖面上挖了八口窑洞,正南面三口窑,正北面三口窑,东西各一口窑。庄子成乾侧走向,通道(当地人叫“通子”、“通通”,抑或“洞洞”)在西南角,由院底一直倾斜向上。庄子出土量相当大,都是一锹一锹装到笼里,一担一担挑上原的。白晋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孩子们,唯有一口口用了大半辈子心血开挖的窑洞。土命人不住窑洞住什么?那个年月能有这么好的窑洞算不错了。窑洞挖好后白晋还在庄子周围栽下了一圈树,有桐树、枣树、核桃树等。

1980 年白晋去世,那年白桦林才一岁。故事将由此说开来。

|| 1 ||

1983 年腊月廿八,水口乡最后一个年集。

集市不算太繁华但也够热闹的了。东西走向的白底主街上人来人往,道路两边依次是叫卖的小地摊,饮食方面的供应有麻花、油条、油糕、凉皮、凉粉、铲糕等。一些没有了牙齿的老大爷、老太太坐在长条板凳上吃着炒凉粉,南北走向的九田村通往下渠村的街上也挤满了人。九田村和白底方向的交叉点刚好是整个集市的十字地带,这里人最多也最热闹和繁华。

九田村的路口是蔬菜区。菜是新鲜菜,有黄瓜、洋芋、西葫芦、白萝卜等。白秉乾停在了一红芋粉的摊子前,他拿起一根红芋粉,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大

千”火柴，抽了一根对着硫沙“噗嗤”一下划着了，然后把红芋粉放在火焰上烧着，红芋粉很快收缩着。他用手一捏，成了一抹炭灰，微微点了点头。

“多少钱一斤？”

“八毛，你要多少？”菜主边问边往外分红芋粉。

“给我来二斤吧。”白秉乾说着就在口袋里掏钱。付钱后他又买了三斤白萝卜、三斤白菜。萝卜二分钱一斤，白菜五分钱一斤，总共不到两元钱。他转身又在四荣门市称了一斤花生、一斤瓜子、一斤水果糖，然后又买了一张红纸、一张黄纸。

白秉乾把所买东西装好准备回家，忽然想起了还有事没有办完。过年了，要给未婚妻送年节的，于是他拐过菜市场向水口供销社走去。花花绿绿的布匹真是好看，他一一问了价，扯了两米花布，三块钱。白秉乾思量着，一米送给自己的未婚妻，一米让二弟白秉坤送给他的未婚妻。

他收了布从供销社里出来，供销社的门刚好向着峙峪村，心想，“要不今天就送过去算了，明天还有其他事呢。”看了看手中的布袋子，“这样子不行的，还是先回家。”他走到十字路口听到了猪叫声，便来到猪市上买了一对猪娃，花了两元钱。想了想，还是少了几样东西，又买了十根蜡烛、两炷香才往家里赶。

白秉乾回到家叮嘱母亲快给猪娃搞点吃的。白母随即在瓷盆里和了一点麸子水，用手指粗细的棍子边敲打瓷盆边叫着：“咗——咗——咗——”松了绑的猪娃跑过来，前蹄站到了瓷盆里，挤来挤去地抢吃着。白母说：“秉乾，这猪好上槽，猪条还不错，肯定能长个大猪。”

“妈，已经不早了，明天再送年节吧。”白秉乾征求着母亲的意见。白母一看天色，快下午了，按说下午不送年节的，她同意了。

白秉乾让白桦林拿着纸到桥边王晋安家去写对联。他交代说：“写三副春联，再给大封个牌位。”白桦林一一记在心里，拿着纸去了。

王晋安家的脚地有很多人，都是来写对联的。请他写春联的除了四队的人外还有远一点三队的人。

王晋安是白土小学的教师。父亲和谦是个老秀才，祖上是地主。“成分论”那年和谦回家务了农，闲时常练毛笔字，也教儿子写毛笔字。

王晋安忙得不亦乐乎，和谦则在一边抽着旱烟袋，有时候也会过来给以指导。王晋安是在靠近窑洞里边的一张大方桌上写字的，毛笔是中号中华笔，方桌左上角放着手掌大的墨盒，纸沿着桌面平摊着，有少部分露在了桌子下边。他写完一个人的就叫下一个人，一个一个按顺序来。白桦林凑上去给他压着纸张，王晋安见白桦林很懂事，一边儿写字一边儿问他：

“桦林，你要写什么样的对联？”

“我大哥说写三副春联，再封一个牌位。”白桦林重复着大哥的话。

“写什么内容？”

“我哥说，你是老师你知道怎样写。”王晋安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有点尖细，像女人腔。他边笑边转身问正抽着长烟锅的和谦：“大，今年给白桦林家写什么对联呀？”

“你看着写就是了，白晋去世后白秉乾也不容易呀，他跟他大一样憨实。”

“大，那就写新天新地新人新事新气象，春风春雨春山春水春满院。”王晋

安征求着父亲的意见。

“好，这一副挺合适的。”

王晋安写完手上的对联后便给白桦林写。他把毛笔在墨盒里调了一下然后折纸，一边儿折一边儿数着。发现纸张写三副只能写七字联，要写一副十一字联没有那么长的纸，于是把纸折成了七字联，然后一挥笔手下便有了三副对联：“新天新地新气象，春风春雨春满院。”“勤劳二字生财树，俭朴双言聚宝盆。”“创业犹记父教诲，吃水不忘挖井人。”

王晋安写完对联后给白桦林的父亲封牌位。他换上了小号笔，想了一想纸上便是：“供奉 公故显考白府君之位 孝子：白秉乾 白秉坤 白秉轩 白秉宇 白桦林奉上。”字是自右向左竖写的。

白桦林没有上过学，但母亲吕凤英教他写过自己的名字，所以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吃惊地问王晋安：“王老师，我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呢？”王晋安笑着说：“你是他儿子嘛。咦，桦林，你识过字，谁教你的？”“我妈教的，她还教过我‘九归口诀’呢。”白桦林说。

王晋安看三副对联墨迹干了便在对联左下角用铅笔标上很小的“上”、“下”两字，还用剩下的半片纸给白桦林写了几个帖子：五谷丰登、槽头兴旺等。写完后他把对联卷起来交给白桦林，嘱咐他快点回家去。

白桦林回到家，白秉乾和白秉轩、白秉宇正打扫八口窑洞，之后又把院子堆的雪挑上原，倒在菜地里。白秉坤没有挑雪，他到清凉沟里挑水去了。待大大小小的水瓮装满，白母已经做好了饭，一家人吃起了晚饭。

晚饭毕，邻居孙德林让孩子孙小明送来了一斤猪肉。白母硬是推辞，小明就是不肯收回，放下猪肉拉了白桦林就去他家玩。

孙德林，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当过汽车兵，复员后在白县运输公司开汽车。他人和善、大方，喜欢帮助别人，驾车技术当然没得说的。

孙小明这孩子只比白桦林大一个月，看上去却比他高一拳头。他们俩一起长大，他有什么好吃的一定会拿给白桦林吃。孙德林让他去上学，他说：“我舍不得桦林，我一个人不去。”虽然报了名，他就是不去学校，整天待在家里和白桦林一起玩泥炮。

白桦林走后不久，白洼邻家他苗嫂子又给白母送来了一碗酒糟、一包干核桃。白母感动不已（苗嫂子和白母同岁，只是比她晚一辈，所以她给孩子呼：他苗嫂子）。

天很晚了白桦林才回家，一回家告诉白母说：“妈，小明家里有一台收音机，里面有很多人唱戏呢，可是看不到人，很好玩。”白母笑笑后一家人便睡去了。那晚白桦林做了一个甜蜜的梦。

|| 2 ||

腊月二十九日是一个好天气。北方还是有点寒冷，远远望去，麦田里的雪已经零星分布了。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但这几天的太阳很好，所以也融化得差不多了，即便没有融化，也是那背着太阳的阴暗处。

白
土
人

一大早白母就叫醒了白秉乾和白秉坤，两人洗漱完就去丈人家送年节。二人一路，走到水口街才分手。白秉乾去了峙峪村，白秉坤去了西留村。

两人的未婚妻都是父亲生前做主订下的。要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为他的三子白秉轩、四子白秉宇、五子白桦林占个花媳妇。话又说回来，能在那个年代养活那么多孩子还给两个孩子占了媳妇也不容易。

白秉乾的未婚妻叫张会娃，300元、一斗玉米定了亲。两人谁也没有见过谁的面，不像现在的自由恋爱。那年代只要父母看在眼里，就自作主张了，根本不问孩子愿意还是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有感情还是没有感情，一律口袋买猫——一筒装。

白秉乾来到丈人张狗娃家，他们住的也是地坑庄子。白秉乾下了通子很小心地走着，这地方他已来过三四次了，但不得不时时在意、处处留心起来，他怕踩着鸡屎或是碰着鼻涕什么的。

张狗娃有两子两女，大儿子和白秉乾同名叫张秉乾，张秉乾比白秉乾大三岁，人和其父一样木棱棱的。大女张会娃，和白秉乾同年不同月，同属狗年人。

白秉乾取出花格格布就要走，丈母梁金花再三挽留，他才吃了个早饭，吃饭时未见张会娃。

饭毕，白秉乾就往家返，他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呢。腊月29晚上其实就是年夜。

白秉乾返回时顺便去了一趟姨妈家。一进门，他见张会娃正跟着姨妈学串鞋帮子。张会娃见了白秉乾，脸红得像下蛋的母鸡，倏地钻进另一只窑洞里去了。其实张会娃人也长得不错，农村人嘛，没有见过大世面，所以见了人很害羞。

“姨，你和我姨父好吗？”白秉乾问。

“我和你姨父都好，你妈好着来？给你媳妇送什么年节？”姨妈问。

“我妈好着哩！我给会娃扯了一米花格子布。”

“会娃，你过来看看你女婿，别没出息地见人躲起来。”姨妈叫着。

无论姨妈怎么叫，张会娃就是躲着不肯出来。白秉乾和姨妈拉了一会儿家常只好回家了。

却说白秉坤来到西留村丈人家，未婚妻李爱蓉也不在家。他把布放下没吃饭就回了家。

白秉坤的丈人叫李天时，他把地坑庄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很舒服。李天时是个老党员，18岁上当队长，一直当到大儿子接班。他一个儿子、五个女子。李爱蓉排行第二，比白秉坤小五岁。她本来有条件读书的，可不爱念书，上学时老是哭哭啼啼的，躲着家人干脆把书包一扔跟着其他姐妹在沟沟沟洼洼挖野菜去了。

白秉坤回家破了一堆硬柴白秉乾才回到家。

下午两点钟白秉乾和白秉坤众弟兄去父亲坟上请牌位，临走时在柴垛上撕了一把麦草。众弟兄跪在坟上，白秉乾先把麦草点燃，然后烧起了纸钱，纸钱是十元面额的。白秉乾从地上捡了根小棍子，把纸钱来回拨弄着，等彻底烧光才磕了三个响头，起身拍拍膝盖上的土向家里走去。

在家的白桦林找来升子，装了多半升沙子，划开竹条把牌位夹在里面倾斜

他向后退了一步示意大家跟着他一起磕头。前面三个倒是动作能做在一起，后面两个动作却做不在一起了，你起来了，他跪下去了，尤其白桦林，动作真够逗人笑的。

白母给灶爷也供上了香。她让白秉乾拿一个小碗，舀半碗暖锅放在白晋的牌位前。

别人家的年夜饭不像白母家这么简单，大都是八九个炒菜，有肉，有鸡蛋，甚者有鱼虾之类的。可是这些对于白母家来说，想都不敢想了。他们能吃上今晚这暖锅也算是一年才能有的机会，所以大家都吃得起劲。白桦林小手握着筷子在暖锅里很费劲地夹着，夹了半天才夹了一块白萝卜放在嘴巴里嚼动着。

“妈，小明送给咱一斤猪肉，怎么暖锅里没有肉呢？”白桦林边夹菜边问。

“猪肉明天给客人做着吃，咱们不吃了，吃粉条就当吃肉，粉条和肉一样好吃。”白母说完给他嘴里送进去一筷子粉条。几个弟兄听了母亲的话都低下了头用手抹眼泪，半会儿工夫桌子上鸦雀无声。

“秉乾，你大去世已经三年了，今年无论如何都要给你把婚事办了。和你同岁的王爱民都生了孩子，你不结婚我睡觉都不安宁。唉，这几年也苦了你，要是你大在，日子也不会过得这么紧巴。”白母说。

“妈，不急，再过几年吧。不要说钱财短缺，就是粮食也接不上。我看今年还得买三个月的粮食。”白秉乾劝慰着母亲。

“不行，青春年华耽搁不起，先结了婚，咱再慢慢想办法嘛。日子是一天一天过起来的。至于结婚的钱，先把原上那几个大桐树卖了，再向亲戚借点就差不多了。粮食嘛我向你女香嫂子借些，她家娃娃少，这几年还有些余粮。”白母似乎是命令了。

白秉坤、白秉轩、白秉宇都赞成母亲的说法。连不懂事的白桦林也拍着手说：“我们家又多一个人了，我有嫂子了，我有嫂子了。”

白秉乾对母亲说：“那就这样决定吧！不过今年也得让桦林读书去，五岁了还整天呆在家里玩泥炮。”白桦林一听他要读书了，非常高兴。

吃完暖锅白秉坤帮着母亲收拾摊场，收拾完后一家人围坐在炕上。白秉乾把早准备好的钱递给白母。白母接过钱数了数，问道：“秉乾，怎么个散法？”白秉乾说：“妈，秉轩、秉宇、桦林每人给一毛吧，给你一块吧。我和秉坤就不要了，我俩大了。”白秉轩和白秉宇也说：“妈，我也不要了，就把我那一份给桦林吧。桦林要上学了，给他买个铅笔。”白桦林在一旁听着便说：“你们都不要钱，好像我一个人很爱钱似的，我也不要了。”听了他的话大家都笑了。

接下来白母给了白桦林五毛钱，给了白秉乾等人两毛钱，她自己一分钱也没有了。

发完压岁钱，白秉乾、白秉坤、白秉轩、白秉宇四人麻花花（北方一种玩牌法，三个人一玩，轮流坐庄，四个人时有一个人是空着的，也可以五家抱）。白桦林不懂，他在一边儿看着。白母看了一会儿竟倒头睡着了。

白秉乾从炕边袋子里抓了一把玉米豆分给大家，每人自数二十个，然后交给对方再数一遍，多了放回去，少了再添够就是。白秉乾最年长，大家都让他先坐庄。牌一上手，他就来了个双天带摆、对牛双戏一个锤。不等大家说话，他便算起账来：十一冒六，十七十。白秉坤和白秉轩一看牌，吓了一大跳，两人努着

插进升子里。

白秉乾点燃香和蜡对着父亲的牌位拜了三拜，然后磕头，众位弟兄跟着磕头。

白秉乾吩咐白秉宇和白桦林贴对联。白桦林跟母亲要糍糊，白母说：“桦林，原上菜地边有枣子刺，你折些来。”他便去菜地边折枣子刺，不小心把手给扎破了。他把一把枣子刺递给白秉宇后喊叫着：“妈，我的手又疼又烧，还流血呢！”白母从炕席底下捏了些土敷在他的手指上，说道：“面面土，贴刀伤，贴到手上不痛了。”不多会儿，白桦林又跑去照看对联的高低。

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白秉宇贴了半天也没有贴好。白秉轩过来先把左边贴好了，再对着把右边贴上了，不高不低刚好。

“哥，八口窑洞三副对联怎么贴呢？”白桦林问。

“十个爷爷九个供，怎么个吃法？”白秉乾问。说完指派白秉宇，中间窑洞贴一副，厨窑贴一副，头门贴一副。对联贴完，白秉乾一一看着，怎么中间窑洞上是“勤劳二字生财树，俭朴双言聚宝盆。”他思索了半天才觉得这是一副厨窑门上的，对着白秉宇说：“秉宇呀，你把对联贴乱了窑门。‘新天新地新气象，春风春雨春满院’这是头门上的，‘勤劳二字生财树，俭朴双言聚宝盆’这是厨窑上的，‘创业犹记父教诲，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中间窑门上的。”

大家都过来动手，一人一边很快贴完了，之后又把“五谷丰登”的帖子贴在中间窑三袋子高粱上，再把“槽头兴旺”贴在了那头吃着草的公牛槽边上。

接下来是响炮封门，一封门外家人就不能进来了。白秉轩拿起母亲炕在炕席底子的炮准备用火柴点，一边的白秉坤把他吸着的半根卷烟给了他。白秉轩把烟头对着炮捻子轻轻一触，将炮甩在了一边。被甩出去的炮还没来得及落地就在空中爆炸了，声音很大，如雷声。白桦林觉得很好玩，大人却不让他放炮。

封完门便是吃饭时间了，白秉乾一家人简单吃了个白片子面条。

晚饭毕，白母又和面包饺子，馅是粉条和白萝卜。包着，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喊白桦林到中间窑抽屉里拿来一分钱。白母将钱洗了一下在围裙上擦了擦，包进饺子里，说：“明天早上谁能吃出来谁有福了。”白桦林说：“妈，那我肯定能吃出来。”

包完饺子天已经黑尽了，白母又做年夜饭，她想，日子再穷也得让孩子们吃一顿可口的年夜饭。她把粉条在开水里烫软，再把白萝卜切成块状煮成半熟，还切了一些洋芋片放在暖锅里，倒上开水，放上盐巴，盖上锅圈。这时白秉乾已经把暖锅的火生着了。

半小时暖锅就做好了。邻家的鞭炮一声接一声地响着。白秉乾让白秉轩再响几个炮。白秉轩拿了四个炮，点响了三只，另一只快要响时却像气球一样软了下来。白桦林跑过去捡过炮要点，白秉坤说：“桦林，那是一个出捻炮，响不了的。”白桦林不信，点了半天，还是没响，生气地扔到了一边。

邻家的鞭炮还是响个不停，炮声袭击了整个村庄，白土村的上空呈现着一股祥和的烟云。

年夜饭就是围在一起吃暖锅。饭前，白母吩咐白秉乾去拜牌位。几个弟兄一起来到中间窑，前排白秉乾、白秉坤、白秉轩，后排是白秉宇和白桦林。白秉乾待弟兄们站好后点了三炷香朝着牌位拜了三拜把香插进了升子做的香炉里。

嘴很不情愿地数给他十个玉米豆。这时白桦林看到玉米豆都跑到大哥那边去了，他就帮着他数玉米豆，趁他不注意把玉米豆藏在手心里，看到谁输光了就帮着数，数着数着就多了起来。

大约十一点钟，白母小睡了一会儿后说：“秉乾，你们要会儿睡吧，明天还要早点起来呢！”说完看白桦林还心胜地在一边没有睡，又说：“桦林，你快睡吧，明天年初一，谁起来得早一年都早。噢，桦林，你明天起床不能哭，一哭便一年都会哭。”白桦林听了后问：“妈，你说明天还不干什么？”白母没有想到他像个大人一样问这么多，便一口气说道：“不到沟里挑水，不动刀子切菜，不动针线缝衣服，不翻开衣服捉虱子……”

“妈，为什么没有不准吃饭呢？”白母支吾着不语。白桦林说完靠到母亲怀里睡下，五毛钱紧紧地攥在手里，生怕飞了似的。他闭着眼睛故意打着呼噜说：“妈，我睡着了。”装着装着就真的睡着了。白母把胳膊从他的脖子下边抽出来，换上装着沙子的枕头。大家也相继睡去，一夜无话。

年夜，静得出奇，好像北方这个小村庄不存在似的。

|| 3 ||

鸡未叫头遍白母就起床了，她叫醒了白秉乾等人。白母洗罢脸后嘱咐白秉乾给牌位上香，自己和白桦林到药王洞敬神去了。

药王洞坐落在清凉沟的半山腰上，沟下面有一眼泉，水黑明昼夜流着，有碗口那么粗，水桶放上去一眨眼就接满了。因为泉水源自药王洞下面，所以人称为神水。白土村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这神水长大的，吃了后不癩不拐，指头不粗，骨节也不会增大，乡亲们都说，这是托了药王爷的洪福。

去药王洞要经过一段十米左右的羊肠小道，白母把白桦林抱在怀里，侧着身子贴着墙壁慢慢地挪动着脚步，过了羊肠小道又把他放了下来。

白母拿起一个黄纸团顶角对折着送到口边，一口气将药吸进了肚子里。她吃完药再捏一个黄纸片送到白桦林的口边。白桦林看清是香灰，说什么也不肯吃。白母右手拇指和食指“八”字状捏住他的笑窝窝，白桦林的嘴巴便张了个开。白母左手旋即将“药”倒入他的嘴巴里，右手一松，白桦林觉得舌头上灰溜溜的，将“药”唾掉了，说：“妈，这分明就是香灰，我不吃，我不吃。”说完将桌子上的一个石榴取了下来。白母见状，吃惊地说：“桦林，那吃不得，那是给爷吃的，快放下！”白桦林不肯，努着嘴说：“妈，爷能吃我就能吃。”白母哀叹道：“桦林，你吃了遭罪哩！”白桦林说：“妈，我不怕遭罪，我要吃石榴。”说着拿了石榴跑出了药王洞。

白母无奈地向药王爷作揖回奉了一阵儿，然后把桌子上几服药小心地包好装进口袋出了药王洞。她边走边喊：“桦林，你等等，你过不去十米羊肠路，看把你滚沟了。”

白桦林不等母亲来一个人就过了十米羊肠路，白母追上他时碰到了四队的王妈，王妈正好去药王洞要药。

王妈有个瓜子儿，今年十岁了还往裤子上拉屎，大小便一律不知道，胸脯上

常挂个塑料围胸，涎水能淌一大碗。瓜子娃小着时不是这样的，一岁时会说话，见人嘻嘻哈哈地笑着说：“我爷没有死，我爷害怕批斗，把井绳缠在脖子上上吊了，我上次还见到他了。我前一世是个木匠，那天是六月四日，吹大风，我给蒋家坡王二钱盖房子时掉了下来，我死得太急，刚好你们家孩子出生我就投胎转世了。我没有喝迷魂汤，我记得很清，那天我媳妇正在家里给我上鞋底，她不知道我把一水瓮银元埋在了灶火底下……”

后来王妈跑到蒋家坡打听，看到底有没有王二钱这个人，一打听果真有那么回事。王妈生了五个女子，38岁上才生了个男娃，却是一个木匠投胎的，她怕这孩子长大跑了，没人为她老两口养老送终，于是和人商量，给这孩子吃了迷性药。后来这孩子是不说话了，再后来便成为现在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了。王妈找过好多医生，抓了好多药就是不见效，瓜子娃还是瓜子娃。王妈被折腾得没有办法了便找药王爷来了。

白母一路上都没有撵到白桦林，回到家见他正跟在白秉乾后边磕头呢。

白母把要回的药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分给白秉乾等人，一人一份。白秉乾和几位弟兄将黄片纸举到嘴边，嘴一吸就把药吸了下去，他们一连吸了几遍才把纸放到蜡烛上烧化了。白桦林看着几位哥哥吃香灰吃得那么认真头摇得像拨浪鼓。

大年初一，早上吃饺子，饺子昨天晚上就包好了，只等煮熟下肚。只是饭要吃得早，吃过饭好侍候村上同宗同祖来拜年的人。又请了牌位，人肯定很多，免得拜年的人来了自己忙活，还让白秉乾等孩子跟不上大队伍给村上长辈高的人拜年。白母想着，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她把火救着后让白桦林拉风箱，自己则过滤他苗嫂子送来的酒糟。她将酒糟泡在水里，双手使劲揉搓着，然后拿来细筛子放到另一盆子上，再将酒糟和水倒入筛子里，如此一连过滤了两遍。她拨弄着酒糟，果然有一颗发白的杏仁，她将它塞进了白桦林的嘴里，随后烤着手。

白桦林边嚼动杏仁边拉风箱，风箱一会儿如雷鸣，一会儿火要熄了似的。白母说：“桦林，你把风箱拉均匀点，人听了笑话哩。”白桦林一生气扔下不拉了。白母无奈地说道：“桦林，你不吃饺子了？饺子里有钱呢，你吃不出钱，你就没有福气。”

“我不吃饺子也会有福的。”白桦林说完出了厨窑向中间窑里跑去。

白母只好叫来白秉宇拉风箱，他拉得很均匀，风箱声像是一段和谐的旋律。

大家吃到最后也没吃出钱来。白母纳闷起来：“不会吧，我是亲手包进去的，怎么不见了？”这时白桦林高兴地喊道：“妈，我吃出来了，我说过我有福气的。”大家都过去看，果然一分钱在他的碗里。白秉宇不满地说：“桦林年纪最小，为什么好事都让他碰上了？看来老天爷是偏疼最小的呢！”大家都笑了。

原来白桦林在母亲包饺子时记下了那个包了钱的饺子，事后他将饺子弄破把钱拿了出来，然后趁大家不注意放进了自己的碗里。

吃完饭白母说：“秉乾，今年咱村上还有两个新女婿哩，快叫秉坤去商店买两个手帕。”白秉乾这才恨自己忘记买手帕了。白秉坤拿着一元钱，问母亲：“妈，买什么颜色呢？”白母说：“买成红色，选个蝶恋牡丹的。”

手帕买回来不几分钟就听见胡同有人说话。白秉乾估摸是拜年的人来了，他上了通子，果然是村上的白苟牛、白俊安、白迎春、白建辉、白建民等人。白秉